

魏人著

天镇女人

TIANZHENOLDWOMAN

OLD
WOMAN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天
镇
老
女
人

魏
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镇老女人:魏人中短篇小说集/魏人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5

ISBN 7-5039-2031-9

I. 天… II. 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949 号

天镇老女人

著 者 魏 人

责任编辑 蒋爱虹

装帧设计 北京纽恩斯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31-9/I·886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我的寂寞(代序)

我很寂寞。

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小心谨慎地爬行。在城市的柏油路上、水泥路上慢慢地爬行。我不时伸出我渴望的头和脸,慢慢地伸直情感的触角……我渴望被人触摸,我喜欢那被触摸一瞬间的快感。

寂寞,这是一种很难对人诉说却又时时刻刻想对别人倾吐的情愫。它像一只蜘蛛,只要有就会吐出一张薄薄的网,也像一只苍蝇在屋内叙叙叨叨说个不停。它如同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使你想喝又不敢喝,也像一间温馨的小屋令你想走又不想走……

谁又能理解我的寂寞呢!它变幻无常,像冬日的风、夏日的雨、春日的花、秋日的落叶。它有时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有时来得慢去得也缓;它有时让你安静,安静得像一盆似乎永远长不大的仙人掌;它有时让你暴躁,暴躁得像泼妇的狼哭鬼嚎。它会让你烦,让你茫然,让你大度,让你自私,让你猜疑,让你无事生非,让你心宽,让你沉思,让你才思喷涌,让你抚今追昔……很寂寞的我离开了寂寞就更加寂寞。

有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不去爱、不去恨、不去无事生非、不去挑拨离间、不去普度众生、不去善解人意呢?为什么不去呢?去了又会怎样呢?

最后还是会寂寞的!

何况,我早已投入过。只有投入过的我现在才如此寂寞,才把寂寞作为我的朋友的。不是谁都会寂寞的,也不是谁都没有寂寞的。

我的寂寞如同那杯渐渐凉了的水,寂寞沉在杯里,使水更加透明;我的寂寞是被扫帚扫去的蛛网,屋子更加干净了;我的寂寞是被打死的苍蝇,世界更加干净了……没有寂寞,会有非凡的热烈的人间吗?没有寂寞,会有以后的世界吗?没有寂寞,会有我吗?

我的寂寞是耐心的等待……等待我的寂寞被你温热柔软的手的触摸……是有序。

1992年5月13日写于长椿街公寓

目 录

我的寂寞(代序)	(1)
天壤老女人	(1)
三岔老男人	(47)
英雄的变奏	(85)
推理小说家的单身生活	(142)
私人侦探	(190)
醒了就好	(249)
人隔万重山	(282)
狗年对话	(301)
灰色风度	(332)
猫鼠新说	(346)
后记	(350)

天镇老女人

称她为老女人绝不是忘记了她对我有着情重如山的抚养之恩,抑或是忘记了躺在她温柔安全的乳凹里恬然入睡的那些夜晚。作为女人她确实是老了,槐树皮般的脸褶中仍游动着熟悉又感慨万端的微笑。在相隔十五年之后,她忘却了很多曾使她开怀大笑或是放声大哭的旧事,值得庆幸的是她撑起厚重的眼皮,用一对耗尽光彩干涸的眼珠茫然凝视我许久终于激动地喊出我的小名——大壮。然而,她却不知道,我从心底里称她——老女人。

上 篇

我曾叫她——姥姥。

恐怕我将死未死之际也会从腹腔深处把这美好的称呼给与她,给与这个宽臀大奶长着一双极纤细春笋般白嫩小脚的老女人,尽管这称呼名正言顺地属于另一个女人。

我有两个姥姥。

这是我的母亲用了二十年的光阴有意无意地泄露出来的。当我惊诧万分极不情愿地接受接踵出现的姥姥时,我黎明般纯

真的童年便在一阵心酸一阵好奇中悄悄地消失……

你来的那天,我刚好满一周岁。那天有雪,纸钱般的雪花满怀着无尽的忧伤缓缓地从灰白色的天穹漫漫飘来。躺在嘎吱作响的摇篮里,我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尚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惟一能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哭。于是我便手舞足蹈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你来了。

你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没有补丁的海昌蓝的粗布衣裤,脚上穿着一双不知如何弄来的国民党兵的美式皮鞋。用荞麦皮水洗过的头发又黑又亮齐顺地向后变成了一个稍圆的髻,上面插着一朵白纸花。

父亲的警卫员领你走进中国共产党 A 市委员会的机关大院,穿过一排楼房走完一条林荫小路后,在一排青砖青瓦的平房前警卫员站住了,回过头很严肃地看了你一眼。你被这身着黄色军装的大汉直射过来的目光弄得惶恐不安,刚才浑身跳跃的轻松感觉荡然无存,体内的神经像弦被人拉紧了,心像箭搭在上面随时可能射出胸膛。你低下暴满青春的脸庞扭动着丰满结实的脖颈,忐忑不安。

“你是咋搞的,走个路踢里趿拉的,首长在办公!”

警卫员用手搔搔刺猬般的短发,很为这乡下女人不懂规矩生气。

但我却知道他吃小米扛枪才三个月,因为笨手笨脚打碎过我的两个奶瓶。我无法揭露他,只好继续放声大哭。

警卫员闻声又瞪了你一眼,“瞧,咋得不会走路,把大壮吵醒了。”

警卫员的话使你的脸霍地涨红如鸡冠般光彩照人。你把红

云般头垂下，知道了是脚上的这双大皮鞋引来了警卫员的责难和我的哭声。于是，你果断地把脚上的那双皮鞋甩掉然后用手拎着。

警卫员愣住了，从那双大皮鞋里亮出来的竟是一双小脚。

那是一双做工精巧的小脚鞋，鞋面上各绣着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

警卫员的眼睛盯在上面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拔了出来，“她是寡妇。”他让眼睛在你隆起的胸脯上滑行一遍后说，“提个鞋像啥。”

你连忙把两只鞋系在一起挂在肩上。

“挂在脖子上像啥，你是来做革命工作，得有个模样。”

你不知所措，呆若木鸡。

“瞪我做啥，把鞋放到墙根下不会？”

你忙不迭把鞋像放娃似的放在墙根下，又忙不迭直起腰看着他。警卫员心里好笑，头一次见这样拙的女子。

“跟在我后，见到首长要敬礼，懂不？”

你点点头脖子很酸。

警卫员一转身，整整全身行头然后很严肃地站在门外高声喊到——

“报告。”

炸雷般的声音使我的哭声戛然停止。躺在摇篮里的我霍地睁开一直想睁开却没有睁开小老鼠似地惶恐的眼睛。我沉默地转动着大脑细胞最后决定再一次张开嘴，顿时，屋里的空气都染上了我哭声所传达出的愤怒色彩。我拼足丹田之气让这哭声愈演愈烈，以至我终于听见父亲有些不耐烦的声音：“小刘，以后进来不要喊报告了。”

“是，首长，做事的人来了。”

我利用泪水四射的空隙看见了警卫员惶惶然的样子。刚才他训斥你的那凛凛的威风都哪里去了？而这时我年轻的父亲正用很柔和的目光看着你，你并没有注意父亲的目光。你看着警卫员窘迫的模样感到好笑。我却看见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异样的神态，一瞬他便转身从桌上拿起眼镜戴上。我很兴奋地索性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我讨厌那个粗手粗脚的男人锯锉般的手掌抚摸我的脸庞。就在我得意忘形地哭的时刻，我感到有一团软软的浮云托起了我，使我徐徐上升。惊喜顿时溢满了我的心间。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使我神态安详，我知道我预感的那件事要发生了……

“咦，瞧这孩儿多可心疼，白生生花生仁似地俊。首长哎，俺家那搭咋就没这号好种哩。”

父亲笑了。别人夸他的儿子好他就笑了。

“他妈妈南下了，以后就拜托你照看了。”

“首长你搁下心吧！我会心疼孩儿的。”

这时一只温柔肥嫩的手伸进我的襁褓里，在我两腿之间寻找着，最后在我的那个地方停下来款款地抚弄着。我很兴奋，两腿紧紧地夹住那手。

“咦，这孩真灵，我来他就知道要尿。”

我没等你把我就尿了。你把襁褓解开了，我赤裸裸快意地躺在湿漉漉的垫子上安静地冲你笑。你也笑，“咦，我孩笑，乖乖！这小鸡鸡长得多挺！”

我看见父亲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冲着还在发呆的警卫员说：“小刘，你带……噢，大婶叫什么名字？”

“刘王氏。姑娘时的名叫水莲。”

“水莲？”父亲的双唇蠕动着似乎在咀嚼着什么东西。

“大婶是山西人。”

“天镇东官庄的。缺水，爹做梦想水就叫我水莲，首长去过？”

“啊……不，没去过。好，小刘你带刘婶去认认门，我要去开会。”

父亲说罢要走。警卫员这时才抬起头来，你似乎想起了什么，猛地追上要跨出门的父亲喊了一声：“首长，”父亲站住回头来望着你。你长出一口气又憋足一口气猛地右手举额边喊道：“首长敬礼！”

幸亏父亲没有吃饭，否则会被此景此情笑喷了饭。父亲少年老成三十岁的人已学会掩饰喜怒哀乐，“好好。以后不要这样了。”说罢推门走了。

三十四年后，我陪步履蹒跚发如杨花的母亲回到她的也是你的家乡山西天镇县东官庄。

那是晚秋的一个有着雄风不减毒日头的中午。在弥漫着黄土香的小路尽头我站住了，凝视着那残齿败唇的土城墙上一簇簇在晋北热辣辣的风中搔首弄姿的芦苇。芦苇已经开花，白绒绒的苇花不时伸起轻盈身子冲向万里晴空快乐地飘荡。目光越过那段土墙就可以看见绿荫环抱的红瓦白墙的东官庄，有几道被风吹斜吹淡的炊烟在那棵大槐树冠上盘旋。我爬上土城墙迎着一阵热风解开了我的衣襟，任凭它吹出我锁闭多年往事的芦花……

我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个不错的市少年足球队员。尽管我球风凶猛常常会使对方球员望而怯步，但一到夜晚我所有的男子汉的气度便荡然无存。我必须手抓着你那硕大的奶听着你唱着我永远也听不明白的小调才能安然入睡。作为医学院副教授的母亲对我此举大为反感，认为这习惯不仅不卫生而且十分恶劣。这是一种心理错位的先兆，母亲毫不留情揪着我的耳朵把我关

进属于我名下的那间有席梦思软床和床头灯的小屋。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对母亲大施淫威之态兴奋地将手掌拍得又响又红。我知道她可以独霸你的怀抱。于是我哭我喊我不洗脚我不吃饭我以头撞墙我以脚踢门却换来父亲不喻事理的老拳相加。我以变本加厉的嚎叫以示反抗以示不服。我知道这时你会来的！

你果然来了。

你丰满的身躯横在我与父亲之间，你抱住我瘦小的身子转身扬头冲父亲喊：“俄是个乡下人，只知道共产党俘虏都不准打，咋能打孩子？”

父亲在你的面前总是那样软弱无力，他高举之拳在半空松开最后落在蓬乱的黑发上胡乱地搔着。我不明白父亲何以惧怕你，我也不明白你何以在母亲揪我耳朵时从不阻拦只是冷眼旁观。母亲走过来看见父亲窘迫的形象长叹一声后狠狠地扫了一眼父亲转身回自己的房间。

仰仗你的庇护，我又回到你的怀抱。我心中充满对你的崇拜。是什么使你在父亲面前毫无惧色？仅仅是长达十年你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了他的一双儿女，还是他的儿女把你的一对早已回奶的奶又喂出了奶水……我闪着泪花的眼睛扫着妹妹变得惊慌的面孔。你拍了我的头一下，一个含笑的眼神足以忘却了妹妹先前落井下石之举。你抱住我们坐在床上，很白的月光沐浴着我们，你掀开衣襟，我和妹妹把头埋了进去。我抓住你的奶轻轻地摸着，我的手停住了，在一块凹处停住了，这时你全身陡地颤抖起来，“姥姥，谁打的？”

“咬的。”

“谁咬的？”

“好人……睡吧！”

“谁咬……的？”

“从前，姥姥家村口有一棵大槐树开花了……”

妹妹睡着了我也睡着了。我永远只是听了这一句就睡着了，我嗅着你怀中槐树花的清香睡着了……

你惊醒了。

浓密脆生生的枪声惊醒了你。

挣脱开紧箍着你身子男人的手臂，你跳下炕推开窗看——

村子西边火光如血人声鼎沸脚步如雷。你听见女人的尖刺的呻吟、男人恐怖的嚎叫、孩子惨惨的哭泣。

不祥之兆跳蚤般搔动着你的全身，你觉得心在嗓子眼起劲地跳。你咬一下手指，嘶拉拉的痛楚使你觉得你不在梦中。忽地，火光消逝，声音消逝，你放下窗子又顶了顶门，门缝里死挤硬闯的西北风咬得你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嗖地跳上炕，噌地钻进被窝，紧贴你男人的热脊梁，这时你觉得睡着了，却又听见窗外嘈嘈杂杂越来越远越来越大的声音。你堵住耳朵才一会儿却觉得过了一万年。你男人依旧睡着，看样子房塌了也不会醒。你知道他累了……入睡前，他和你美美的尽情恣意地亲热。不知为什么，你觉得这一次比起从前的许多次有着一种不同。许多年后你一想起这个使你激动的夜晚，你便止不住老泪淋漓继而又呈现出一种无比满足的微笑。

那天，你喊了……

连你也奇怪，娃都生了两个，平时也总是任男人激动，你却心静如潭水。

这次却不同！

你觉得天旋地转山呼海啸一股在体内蕴藏已久的热流从腹腔升腾……

你喊了，最初的声音很小很小，后来，院里的狗听到了动静

也仰天长吠起来。

哦，我的姥姥。

你那样喊难道当时你已经预感到你和你的男人即将生离死别？所以你才这样纵情，所以你才这样尽兴，是想把这人之情人之爱斧凿刀刻在二十岁的胴体内，火焰针刺在青春悸动的灵魂里……

现在我理解你人生后五十年念念不忘那早已化为灰土的男人，没有再婚的原因了。

我惭愧。作为男人我惭愧。

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有你这般铭心刻骨的回忆。我昨天西服革履坐在“三宝乐”富丽堂皇的餐室里抽着万宝路香烟，喝着可口可乐与不是妻子的异性款款私语。我直言，那时我忘记了你，忘记了你给与我的恩情。我原本以为人是有忘性的，但今天我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历史的画页终于又在我的大脑深处犹如一片白帆悠然而来……

咣啷！咣啷！咣啷！

门，像是被一万只手在摇撼。

咣啷一下开了。

一个女人披着布衫，胸前的两只跳鼠活泼般奶子一甩一甩，冲了进来。

进来就掀起你们的被子露出你和你的男人。见你们昏昏沉沉无知无觉她手臂抡圆了给了你们背上一下。

你们蓦地坐起来。女人望着坐起来的你们。恐惧把她的五官结结实实地挪了位，吓得你哇地一下扑进男人的胸膛。

——日本人来啦！日本人来啦！从东门进来了，从东门进来了。见人就杀。栓子他爹和栓子给挑了给刺刀挑了！肠子白

花花流在地上。我正在解手，我看见了吓得我掉进了茅屎坑。呜呜呜呜……

女人说罢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西北风似地哭。哭得你认出了这是你的远房表姐，哭得你两个儿子醒了，四个光溜溜的生灵围着这女人在这飘着屎尿味的屋内呆若木鸡！

笑声一样的枪声稠了。

你突然站了起来，你醒了说：“快跑！”

“愣什么！跑呀。”

男人穿上衣服，你穿上衣服，抱起穿上衣服的儿子们，拉起那哭着穿着被屎尿浸过衣服的女人，你们冲出屋子冲出院子冲出村庄在遍地火光的野地里跑呀！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从四面追来了。

日本人刺刀上的太阳旗的太阳是绿色的。

日本人的骑兵在追你们！

你头上淌着汗，嘴里流着口水，胸脯一鼓一鼓像大蛤蟆。

你跑不快。你是小脚。你脚疼，可你这时没有怨也没有咒你妈！

你妈给你缠脚时你一百个不愿意。你像我一样放声哭。你爹在这哭声中把着你的脚神情庄重地放在炕上。你叔按着你兔子般颤动的身子，你婶给你嘴里塞了一块毛巾，“孩子忍着，疼了就咬。”你妈抹了一把泪，从箱底拿出长长的白布条，浸在撒了香灰的水里，一会儿捞出来拧了拧走到你身边，“水莲呀，不是妈心狠，缠脚嫁人生孩子是女人要迈的三个坎。水莲呀，不是妈不疼你……”

妈给你缠脚了。她把吃奶的劲生你时的劲都用上了，你脚

骨咔咔响疼得就像割你的肉。你没哭没喊。第二天就拐着脚走路了。

现在你跑不动了，脚生生地疼。你却不怨你妈。因为你男人相你时，没见你人的模样单见了你从炕上露出一对小脚就心疼上了你。

我合上天镇县县志。走到招待所栽满月季的小院里。看见母亲坐在一把藤椅上无言地望着被落日染红的西方。我没有去打搅母亲的沉静，我知道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母亲的地方。父亲恰好在一年前魂归故里。母亲故地重访，恐怕也是想回顾一下逝去的岁月。就在我要退回屋时，母亲说话了，“大壮，一下午看什么呢？”

“在看县志。”

“看哪一段？”

“1940年12月7日，日军在天镇大屠杀。”

“嗯。两个月后，你父亲带领武工队潜入县城，消灭了一小队日本人。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姥姥的男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姥姥？！哪个姥姥？！”

“带我长大的那个，她活着大概七十岁了。”

“大壮，该去吃饭了吧！”

母亲站了起来，岔开我的话。我走过去扶住她。望着她憔悴却依旧美丽的面庞，心里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我提起姥姥。

日本人把你们包围了。一夜里你们像没头苍蝇撞来撞去，当月白色的黎明之光恢复了你正常的视觉之后，你发现跑已经

没有用了。

你男人顿时大彻大悟，挖起一把泥抹在你的脸上，你立刻变成一个丑陋的女人。

这时天大亮了。灰蒙蒙的天上没有太阳。太阳被日本人挑在刺刀上的白布上。太阳不是暖洋洋的了，太阳变成了血淋淋的了。日本大佐滕木近四郎——这个名字你咬碎它几回唾在地下才解恨。滕木近四郎累了，手下的兵也累了。他们杀了一夜人。滕木近四郎用日本话命令：“从现在起，只杀男人，女人小孩不杀了。把男人杀了他们女人就生不下来了，要生就是大和民族的种啦！”

日本兵们一齐古怪地笑了起来，那种笑声你一辈子忘不了，但一辈子你也学不上来。

日本兵把男人挑了出来，挑狗一样地把男人们用刺刀挑了出来。挑出来的人都被日本人命令脱了裤子，精赤着双腿站在那里。

滕木近四郎抽出战刀，冲着人群喊了一阵，于是四个日本兵架起一个男人——男人已经昏了——仰放在滕木近四郎的面前。滕木近四郎上前一步，一手抓住男人的圣器一手挥刀像割韭菜一样把男人传宗接代的东西割了下来，甩给一边喂那些龇牙狂吠的狼狗。然后他挥手又是一个……所有割了圣器的人都捂着那血肉模糊的地方哀嚎。

你男人站在野地里，站在只剩下几十个男人的被日本人围住的圈子里。你男人在刚才滕木近四郎挥刀的一刹那，不由双手捂住那个地方，同时胸膛里腾起一声哀嚎。妈的，日本人把咱中国人不当人，当阉鸡阉狗阉猪呀！这哀嚎在胸腔里转着圈打着旋儿，你男人是条汉子！咱中国阳盛着呢！这好种养下的男子汉能就这样任人割宰？不！你男人甭看是喜欢吃醋的山西